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公 羊 義 疏

(五十)

陳 立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公羊義疏

(五十)

陳立著

國學基本叢書

公羊義疏六十七

昭二十六年
盡三十二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注〕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憂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

復月者始錄可知〔疏〕

穀梁傳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注據公但至陽州未至齊又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故可言至自齊按杜云陽州齊魯境上邑又

云濟南祝丘縣東有野井亭明野井已入齊境史記注引賈逵曰野井魯邑既反魯地自不得不書至自齊矣○注月者至居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也○注致者至居運○舊疏云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之下注云不致者爲下去王適足起無王未足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然則昭公失所爲臣所逐而致之者正以罪輕於桓公明其臣子當憂納公故也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云至自齊者臣子喜其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亦貴臣子當憂納公之義故特書居于運明未得國辭范云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是也○注後不至可知○卽下秋公至自會二十七年冬公至自齊居于運等不自從可知也

夏公圍成〔注〕

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不從叛書者本

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爲重。不從定公，又以親圍下邑爲譏者，昭無臣子，又卽如定公當致也。

〔疏〕

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鄭，今本及石經皆作成。○注書者至圍成，○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責公不當擾民圍成也。○注可從至爲重。○舊疏云：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然則今此圍成，是圍叛之文，而知惡公書之者，正以本與國俱叛，理宜不復以叛爲重故也。通義云：從內邑不聽例，書者凡黨於季氏皆叛邑也。則卽舊疏所不取一說也。穀梁云：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大公也。亦何氏所不取。○注不從至致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鄂本，又作入，則上屬言昭無臣子納公也。按：作入是也。言昭已失國，無臣子，又若如定公，則當致故也。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自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然則注言昭無臣子者，正解不以親圍下邑爲譏之故，以本非其邑也。若是譏其親圍下邑，則當書公至自圍成，今不然，故知非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剡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

爲大信辭。〔疏〕

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製作鄆，釋文：鄆陵音專。本又作專。杜云：鄆陵地闕。齊氏召南考證云：呂祖謙春秋集解不云公羊作剡陵，疑此經亦應作鄆陵也。按紹熙本亦作鄆。○注不月至信辭。○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時故解之。舊疏云：剡陵之會，無相犯，復無大信，止合書月而書時者，正以約欲納公，故爲大信辭矣。左傳云：會于鄆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疏〕

注致會至于運○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爲諸侯所謀納故書至作得意文也書居于運蓋亦閔公失國居運因以責臣子不憂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庚申月之十一日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疏〕

注是時至東周○上二十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王是也蓋自王猛以王城爲西周子朝因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也

其言入何〔注〕据入者纂辭〔疏〕

注据入者纂辭○即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之屬是也被傳云其言入何纂辭也是也

不嫌也〔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纂

主言入者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正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疏〕

注上

言至爲纂○校勘記云鄂本作者著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者著上二十三年云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者何著有天子是也此注本上傳爲說故云不嫌爲纂○注主言至難也○隱八年我入邲傳其言入何難也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是則纂國言入重難亦言入不嫌同辭也○注不言至外之○校勘記出起正居在成周云蜀大字本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正作王當據正此本疏云起成周爲王居閔監毛本亦誤爲正居按紹熙本亦作王居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

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京師乃王居所在。宜書入于京師矣。舊疏云。今言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入京師者。正欲起其正居在成周故也。所以能起之者。既爲天王所入。正居明矣。又云。言實外之者。正以天子之重。海內瞻望。宜親九族。以自衛守。而辟庶孽。蒙塵于外。經歷數年。方歸舊守。是以不言京師。終實外天子也。蓋不言京師兼二義矣。通義云。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按詩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又小雅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皆王城也。是景王以前之京師也。漢書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宗周在鎬京。王城卽洛邑也。書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瀘水西。惟洛食是也。故詩譜又云。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按此洛誥所云。我又卜瀘水東。亦惟洛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是也。此敬王以後之京師也。漢之韓城。河南皆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境。何氏云。實外之。蓋責敬王雖子朝奔楚後。不反王城正居。故下三十二年城成周。亦不言京師也。且書成周。又見新周。使若國文。亦外之之義。○注月者至正位。○舊疏云。正以此上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不書月。今此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故也。通義云。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狄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不正。較然可知矣。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益可知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

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猶楚嬰齊。〔疏〕

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按杜氏左傳本亦作召伯。注云。召伯奔非一人。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奔非一人。故言氏。彼

蓋據傳文。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伊氏閭。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故也。按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隱三年。譏世卿。書尹氏卒。此當彼相起。當止尹氏書氏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書五行志。子彘。楚之出也。故奔楚。○注立王至其黨。○卽上

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是也。校勘記出當先誅渠帥。云鄂本同。閻監毛本帥作率。按釋文作渠率。云或作帥。舊疏云。漢之賊首皆名渠帥。包氏慎言云。此明首從之別也。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晉郤克納捷菑于邾。貶稱人。彼弗克納猶貶。況以內臣而擅廢置乎。唐律疏義。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明尹氏造意。召伯毛伯爲從也。○注猶楚嬰齊。○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注。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于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是也。此於上經治尹氏。此始及召伯毛伯。故云猶楚嬰齊。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疏〕

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注〕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

國闔廬。欲其高之。故爲沒其罪也。不舉專諸弑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爲季子諱。本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之。〔疏〕

注不書至罪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

來聘。傳云。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左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伏甲於窟室。而宮王。鱄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于胷。遂弑王。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于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是闔廬弑

君事也。此不書吳闔廬弑其君，故解之，謂爲季子諱也。云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者，襄二十九年傳又云，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時也。去之延陵，是其事也。春秋爲季子諱，故沒闔廬弑君罪，以遂賢者之志也。○注不舉至明文，○校勘記云，文、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文作又，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又，當屬下讀。然舊疏云，假令書見，正得稱人文無所明故也。則疏本作文，屬上讀也。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則彼督爲大夫，得貶去氏。起馮當國，此事諸賤，若舉專諸弑，只合稱人，不見貶文，無以起闔廬當國也。故曰文無所明也，故並沒之。○注方見至不舉，○校勘記出以明闔廬罪，云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明作除，當據正。解云，今此月者，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可證本是除字。按紹熙本亦作除，舊疏本雖作文，屬上讀，然作又爲是。明不舉專諸弑有二義也。一則不足起闔廬當國，一則見欲盈爲季子諱也。○注月者至略之，○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又定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蒙上冬文，亦不月，故知例皆時略之以明其失衆。此書月，故與彼殊。舊疏云，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是以稱國，非失衆見弑之例，故不略之。解詁箋云，不日者，卒本不日，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疏〕

釋文、邾婁快、本亦作噲。唐石經、諸本亦作快。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說與鼻

我同義。〔疏〕

注說與鼻我同義。○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彼傳云、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者、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

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則邾婁快書、亦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太平書也。舊疏云、見於邾婁者、以其近魯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注〕月者爲下出也。〔疏〕

注月者爲下出也。○舊疏云、正以上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

葬曹平公。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則曹於所見之世止自卒月葬時。故知此月宜其爲下事出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次于乾侯。不諱

者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始可知〔疏〕

注乾侯晉地○杜云乾侯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大事表云關駟曰地有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邱古

城水經注洹水篇又北徑斥邱縣西縣南有斥邱蓋因邱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公如晉次于乾侯是也一統志斥邱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春秋時乾侯邑○注月者至見荅○穀梁傳公在外也左傳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杜云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是如晉不見荅也○注次于至殺恥○正以上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又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此不見荅直書次于乾侯者閔公憂危甚臣子急宜憂納之不暇殺恥也○注後不至可知○卽下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復書月從可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三十日辛未冬至宜壬申然正月無中氣退閏于前年十二月則冬至在正月朔日而四月不得有丙戌故縮冬至于正月晦日四月經有丙戌

月之十六日甯左氏穀梁作寧古音義通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十五日左氏穀梁甯作寧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疏〕

致至

至晉○正以二十五年。齊侯唁公子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已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未得與晉君相見。又不見容。故直書公至自乾侯。故春秋與齊侯。婁善錄之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注〕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荅。喜見唁也。不月者。例時

也。〔疏〕

注言來至內辭。○舊疏云。正以下三十一年。齊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不言來故也。凡春秋言來者。皆從內爲王義。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晉也。○注書者至唁也。○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子野井。注。主書者。喜爲大國所唁。此與彼

同義。○注不月者。例時也。○舊疏。正以經不月。故知例然。則知下文荀躒唁公之徒。雖在日月之下。不蒙日月可知。然則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子野井。亦不蒙上日月可知。

公如晉。次于乾侯。〔疏〕

杜云。復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有庚子。月之六日。左傳倪作詣。周氏廣業孟子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爲名。莫知其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注。叔詣卒。公羊穀梁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

兮二音。五兮頗與疑音相近。意卽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以此推之。龍斷之說。或出於愛憎之口與。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注〕

〔疏〕据國至曰叛。○僖四年。蔡潰。文三年。沈潰。是國曰潰也。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

于戚以叛。定十二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之。屬是邑曰叛也。

郭之也。〔注〕郭。郭。〔疏〕

注郭郭。○舊疏云。郭之。猶云國之。古今異語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郭不

訓國。疏謂郭之。猶曰國之。失何氏之旨矣。何氏訓郭爲郭。郭大也。玉篇邑部曰。郭大也。郭爲大。故郭亦爲大。初學記引風俗通義云。郭亦謂之郭。郭者亦大也。是其義也。郭之。猶曰大之。邑不言潰。而此言潰。乃張而大之之意。所以張而大之者。正以君存焉爾。古人之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云。珍。貴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郭之。猶彼傳不言貴之。而曰珍之矣。莊子秋水篇曰。埤大之殷也。埤。卽郭之異文也。

曷爲郭之。〔注〕据成

三年棘叛不言潰也。〔疏〕

注据成至潰也。○卽彼經云。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是也。

君存焉爾。〔注〕

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郭之者。公失國也。不諱者。責臣子當憂而納之。

殺恥不如救危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由于圍成失大得小。而不

能節用。〔疏〕

注昭公至公也。○僖四年。蔡潰。注云。重出蔡者。侵爲加蔡舉。潰爲惡蔡錄。義各異也。又十四年。蔡侯貜卒。注不書葬。潰當絕也。則潰有罪辭。此公所居。故從國書之。明昭公當絕也。○注不言至國也。○舊疏云。正以桓

七年春。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云。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然則彼二文皆言國之。今言邾之者。正以昭公居國。裁得國外土地而已。其國內宗廟。非公之有。故傳言邾之。不言國之耳。通義云。邾非都。故不曰國之。而曰邾之。按何意。咸丘於餘丘。皆以君存。故比邑於國。猶言國都也。此昭公已無國。無所比擬。故變國言邾也。○注不諱至危也。○與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同義。○注孔子至節用。○論語季氏篇文。孔曰。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引以證昭公不能安民也。圖成。則上二十六年公圖成是也。彼注云。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脩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圖成。又穀梁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是也。通義引趙訪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氏誘運人脅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此本杜氏說。不足引以說公羊。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月者。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

子當憂納之。〔疏〕

注月者至君書。○解書正月義也。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贊存之。故言在此。昭公運潰失居。遠在乾侯。

故書在以存之也。通義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注。中國猶國中也。意謂公在魯五年。每年正月不書公在運者。猶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運潰。客寄乾侯。非其本國。故歲首必書君所在者。魯之國中。雖不存公。春秋之義。自存公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相視。莫發。寓公之禮。屈辱已甚。無可幾望。故此後辭其所在。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公之去國爲旅人。其情見于旅。旅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諸侯。莫肯納公。國中臣子。莫肯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於正月必言

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此居鄆。不書在鄆。鄆魯邑也。居鄆猶居魯也。乾侯則晉邑。非魯地矣。是以每歲書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辰。月之二十三日。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

上州來巢見義者。固有出奔可責。〔疏〕

左氏穀梁禹作羽。左氏傳作禹。岳本左氏經亦作禹。從傳文也。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南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春秋吳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

弗及。遂城夷以居之。按此與巢。州來。鍾離。皆相近。故吳得吞食也。○注至此至國也。○正以滅例月故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陳。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此所見世故月之。○注不從至可責。○校勘記出固有出奔可責。云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固作因。誤。吳滅州來。見上十三年。吳滅巢。見上二十四年。舊疏云。州來與巢。皆當所見世。而不書月以見之。至此乃月者。正以既滅其國。復奔其君。因責章禹不能死位。是以於二國皆不月也。於上經既不書月。明其還同所聞之例。故何氏於州來之下。爲云。不月者。略兩夷是也。通義云。吳滅國至此乃月。并爲所見之。世錄治小國。責章禹不死位也。按滅例月。故然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欒于適歷〔注〕時晉侯使荀欒責季氏不納昭公爲此會也季氏負捶

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

諱亟取邑卒大夫者盈孫文〔疏〕

杜云適歷晉地左氏荀欒作荀躒昭五年左傳輔躒釋文作輔欒又昭九年左傳使荀躒佐下軍釋文躒本又作欒十五年左傳晉荀躒如周釋文作欒云本

或作躒是欒躒同也國語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章注知宣子晉卿荀欒之子甲也此釋文云欒本又作躒又作深○注時晉至會也○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是其事也○注季氏至敢入○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注云負捶者聽刑之禮也釋文捶作簠云本又作捶校勘記云閭監毛本捶作捶疏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負簠又釋文校勘記云盧本捶改捶按十行本注作捶閭監毛本注作捶所載釋文各如其本是從木者後人所改定八年馬捶舊本皆從手可證公羊問荅云問捶何物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書路溫舒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捶聽刑之禮也按廣雅釋詁捶擊也莊子正論捶笞臍腳注捶杖擊也淮南道應訓捶鉤者年八十矣注捶銀擊也蓋捶本擊物之名故從手因謂所擊之物爲捶莊子天下云一尺之捶釋文引司馬注云捶杖也莊子至樂云檄以馬捶文選注引李凱音義捶排口鉄以灼火也皆以捶爲物名因通謂之簠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被簠楚受辱注簠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簠楚又云簠楚皆杖木之名漢書司馬遷傳注簠杖也是也華嚴經音義注引聲類捶從竹廣雅釋器簠築也漢書韓延壽傳民無簠楚之憂注簠杖也說文捶簠並收捶爲以杖擊簠馬旣爲刑具當作捶也故後漢書杜篤傳捶驅氏隸注捶擊也亦作捶舊疏又云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左傳亦有其文按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

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管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其事也。○注：公出至魯錄。○校勘記：出以殊外言來者。云：鄂本以作而。按：紹熙本亦作而。舊疏云：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明其非君命者不錄之也。今昭公不在。所以書季孫隱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又書黑弓以濫來奔之文。又以殊外者從王魯錄。文故得然。不爲爾時有君命也。按：春秋於每年書公在乾侯。卽所以存君。明魯人不君之。春秋君之也。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注：諱亟至孫文。○下三十二年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是諱亟取邑也。上二十五年：叔孫舍卒。二十九年：叔倪卒。皆在公孫于齊後。是卒大夫也。卒大夫所以待君命者。君許之無罪。始得以正終也。猶今云：任內處分悉與開復也。皆欲盈足諱奔言孫之義。故云：盈孫文。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是孫爲諱辭。傳注不言。從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可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爲君父諱惡。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今君不在國。而書大夫之卒。故須解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後定寅皆當略。〔疏〕

包氏

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四日。○注：始卒至當略。○舊疏云：春秋之義。小國始卒。名日及葬。未能悉具。會二見之後。方始能備。卽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五月。葬滕成公之徒是也。言薛比滕最小者。正以滕子卒於宣公之篇。薛今始卒。故云：比於滕爲小國也。而今始卒日。卽得名葬具書。正由於後定寅皆當見略。追此之故。是以二注備書矣。其定見略者。卽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也。其寅見略者。卽哀十年夏。薛伯寅卒。彼注云：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此略責之。見其義是也。通